

Research on the Interface Theory between Explicit Knowledge and Tacit Knowledg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Yun Zhang

Wenhua College,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interface between explicit knowledge and tacit knowledge is one of the theories that English learners often use in learning two languages at present. The theory of explicit knowledge and tacit knowledge mainly refers to the different learning expressions embodied in different stages when learning the same knowledge or skill.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explicit knowledge and implicit knowledg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ultiple “sub-theories” in the two knowledge interface theories, and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heory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Keyword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xplicit knowledge; tacit knowledge; interface theory

二语习得中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接口理论探究

张昀

文华学院, 中国·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接口理论是现阶段英语学习者在学习二语时较常运用的理论之一, 其中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是指在学习同一项知识或者技能时, 在不同阶段体现出不同的学习表现形式, 这一理论在英语学习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论文在对二语习得中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相关概念阐述的基础上, 分析了二语习得中这两种知识接口理论体系内的多项“子理论”, 对该理论在二语习得中的运用进行了重点讨论。

关键词

二语习得; 显性知识; 隐性知识; 接口理论

1 引言

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接口理论的假设与提出最早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 包括显性学习与隐性学习、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假设等。之后, 关于假设的讨论与研究一直是语言学领域的热点话题之一。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接口理论的提出同时也引起了二语习得研究者的兴趣, 学者们关注到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接口问题, 重点讨论了“弱接口说”“无接口说”“强接口说”“动态接口假说”等多项理论, 以寻找提高二语学习效率的更好方式^[1]。

2 二语习得中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相关分析

2.1 二语习得中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认知特征

“习得”是一种类似儿童学习母语的过程, 是一种潜移

默化的过程。儿童通过长期与人交往学会说简单的母语过程, 也可以被称为隐性学习或非正式的学习。而“学习”是一种通过学习活动、学习规则等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学习过程, 是通过教师讲解或者训练、记忆等形成的语言知识储备及能力^[2]。

在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接口理论中, 显性知识主要指学习者在二语学习过程中的组织成分, 以及该语言在日常生活能够发挥作用的知识点(如图1所示)。简而言之, 显性知识即指某种语言及其运用方法, 而隐性知识则是指学习者可以自主默默学习的知识, 是学习者在获得显性知识的过程中无意识习得的知识, 即为“学习者不知其所知”, 隐性知识还被人们认为是“偶尔习得的知识”“不知不觉学会的

知识”等^[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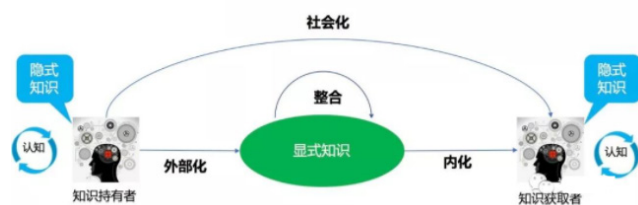


图1 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的认知特征关系

2.2 二语习得中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的关系

结合以上“认知”来看，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是互相联系且相互区别的，是具有某种密切关联的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知识。语言学者 Ellis 在 2005 年曾经概括说明了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的特点与区别。研究发现，人类在任何年龄阶段都是可以主动学习且接受显性知识的，能够通过对话言规则的有意识的学习、练习获得某种语言的表达与运用能力，能够控制处理陈述性知识获取这一语言的运用能力^[4]。但是，对隐性知识而言，学习者只能够在关键时期学习，是学习者在某些时期对于语言规则的一种感知与认同，是无法通过语言表达、联系获得的一种自觉处理的知识。陆军与卫乃兴（2018年）提出，若显性知识是用于语言控制与处理的陈述性知识，则隐性知识就是自动使用语言的程序性知识，隐性知识不能够用语言表达出来，而显性知识则可以通过语言进行表达^[5]。但是，如果说“二者之间是截然不同”则不符合其准则，这两种知识类型仅是在学习某一种语言知识时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不同体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转化的。因此，关于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学习与互相促进，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所处的环境与时间也是较为关键的（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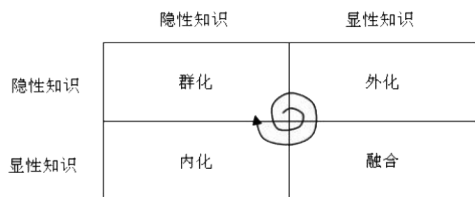


图2 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过程

3 二语习得中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接口理论讨论

首先，争论较大的是“无接口理论”，这一理论是 Krashen (1982) 在对“二语习得中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关系”

研究中提出的，在区分“学习”与“习得”两个概念的本质区别中，他认为“习得”是类似儿童学习自己母语无意识的一种学习，而“学习和学得”是通过规则、计划、训练等获得的后天本领，是一种有意识的学习。Krashen (1982) 认为“学得”只能够在语言任务中体现出来，但是不能体现在真正的人际交往与沟通过程中，这一理论具有较大的争议^[6]。

其次，关于“弱接口理论”，其代表人物是 Ellis。他提出“假设人类获得语言能力完全是等同于人类获得其他能力，学习者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训练，获得显性知识，且将隐性知识转换成为显性知识，而显性知识也已通过刻意训练转换为显性知识”^[7]。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学习者通过陈述性表达方式获得某种语言规则，获取陈述性知识，并通过反复练习与训练，将其转变成成为程序性知识。在这一理论中，Ellis (2005) 认为陈述性知识具有“自上而下”的影响能力，能够影响学习者的干事，促使学习者认识到自己学习到的语言知识与已经掌握的语言知识的差距，从而激发其隐性知识的学习潜力。此外，陆军（2017）在关于《二语隐性、显性搭配知识》的相关论文中对“弱接口理论对如何运用弱接口说指导大学英语教学”进行了深入探究^[8]。

再次，“强接口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Dekeyser (2003)、Rieder、Angelika (2003) 和 Torlakovic (2005) 等认为，人们可以将显性知识通过反复练习转化成为隐性知识。而 Mohammad Salehi (2020) 和 Sandra Schwab (2020) 等人认为，可以从信息储存、加工的角度入手，通过有意识的 U 型能力，促使人们可以无意识地运用语言。在“强接口理论”下，二语习得可以完全作为技能型学习，其提倡“一切陈述性知识都是程序性知识的起源”，认为显性知识可以转化为隐性知识^[9]。

最后，关于“动态接口假设理论”，中国语言学学者朱希芳（2014）、周文美（2014）等人进行了研究与分析，他们对动态接口假设理论的主要思想是，显性知识不仅可以转化为隐性知识，隐性知识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显性知识，这一假设可以说是对某一语言的学习成果提出的，而没有针对语言的“学习过程”提出。从英语学习者的二语习得角度来说，无论是陈述性知识，还是程序性知识，这一学习过程都是从母语学习到目标语言的学习过程，是建立在与现有认知基础上的。在这一动态过程中，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

之间具有一定较为复杂的特殊关系,这即是“动态接口假说理论”^[10]。

结合上述几种观点,最初的“无接口理论”已经无法运用于现代社会的二语习得过程,且缺乏科学性。经过大量的研究与实验证明,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下意识的学习,对于学习者二语习得而言均具有一定的作用,且显性知识的学习能够促进二语的习得,提高学习者的语言运用能力。因此,在学习者二语习得过程中,可以关注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之间的转换过程,关注二者的认知特征,从而实现提高学习效率的目标^[11]。

4 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接口理论在二语学习中的运用

除上述“无接口理论”以外,从其他“弱接口”“强接口”“动态接口”等理论中,都可以发现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具有一定的转化关系。因此,学习者可以运用这一关系,关注“接口理论”,通过反复的练习、训练显性知识,以此提高英语运用能力与实践能力,以逐渐形成“下意识的”“不自觉的”隐性学习过程,获得隐性知识,实现学习者的二语习得^[12]。

关于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接口理论在英语学习者二语学习过程中的运用,教师需要做到以下几点。其一,要关注学生的“转化”过程,根据学习者的二语言习得需求,构建显性学习与隐性学习的动态平衡教学模式^[13]。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动态接口假说”明确提出二语习得的规则,关注学生的显性知识学习行为,同时有意识的传授隐性知识。例如,可以通过对学习者的输入显性知识,把握学习者对于英语结构与语法规则的理解,重点提高学习者的使用能力,最终促使其能够实现“从介语到目标语”的发展,维护显性知识学习与隐性知识学习之间的平衡,实现二语习得目标^[12]。其二,要辩证的看待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学习,结合上述多种接口理论分析发现,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互动的”“动态的”“相互独立又互为关联”的关系。因此,教师可以通过显性知识教学促使学生在语言环境中使用英语能力,掌握英语知识的运用,而隐性指的传授方法旨在提高学习者的英语语言运用流畅性与正确性,以此保证在规则学习与交际运用之间的平衡,利用“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复杂关系”,帮助学习者实现二语习得目

标^[14]。其三,要进一步强化对学习者的“语感”的培养。学习者获得二语知识主要是依靠课堂教学中的教师讲解与传授,通过显性语言知识的学习,参与到课堂中的交际任务中,通过锻炼与有目的的交流,逐渐形成语感。如果学习者能够获得语感,则可以更有效地从显性知识的学习过程中产生对二语的理解与自觉运用意识,有助于学生实现二语习得目标^[15]。

5 结语

综上所述,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是在学习某种语言的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不同体现形式,在英语学习者语言学习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二语学习过程中,显性知识能够帮助学习者强化练习,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将其转变为隐性知识;而隐性知识则能够为接下来的显性知识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在二语学习过程中,可以灵活利用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接口理论,充分发挥“两种知识”之间的互为辅助、互为促进的能力,不断提高语言学习水平^[16]。

参考文献

- [1] 陆军,卫乃兴.二语搭配隐性、显性知识接口关系研究——基于语料库的心理语言实验研究范式探索[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8(06):885-897+960.
- [2] 曹慧玲,唐建敏.二语习得中的“显性”与“隐性”问题研究探析[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7(10):56-58.
- [3] 林玲.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和芝诺知识圈——论第二语言的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及其相互关系[J].文教资料,2017(26):23-24.
- [4] 饶春.近十年国外显性学习与隐性学习研究述评[J].海外华文教育,2017(05):13-16.
- [5] 陆军.二语隐性、显性搭配知识特征研究——一项语料库数据分析与心理语言实验的接口案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7(03):52-56.
- [6] 周旭,汤琳玮.二语习得中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综述[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6(06):11-13.
- [7] 栗香翠.显隐性知识在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01):112-114.
- [8] 朱希芳.二语习得中的“显性”与“隐性”探析[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4(09):116-118.
- [9] 周文美.英语专业学习者二语习得中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接口理论的实证研究[J].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 版),2014(01):103-107.
- [10]Ellis, R., Measuring Implicit and Explicit Knowledge of a Second Language[J].*Studie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2005(27): 141-172.
- [11]Hulstijn, Jan 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ssues in the Study of Implicit and Explicit Second-Language Learning[J].*Studie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05(27):129-140.
- [12]Krashen, S.D.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Oxford: Pergamon, 1982.
- [13]Mohammad Salehi. USING JUDGMENT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Patti Spinner , Susan M. Gass. Routledge. 2019., ix + 166 pp. ISBN 978-1-138 20702 8 (hbk)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2020(01):30.
- [14]Rieder, Angelika, Implicit and Explicit Learning in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Z], 2003.
- [15]Sandra Schwab,Nathalie Giroud,Martin Meyer,Volker Dellwo. Working memory and not acoustic sensitivity is related to stress processing ability in a foreign language: An ERP study[J]. *Journal of Neurolinguistics*,2020(01)87-88.
- [16]Torlakovic, Edina and Andrew Brook, The Role of Consciousnes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Z], 2005.